

犀利的笔法 从容的叙述 人民文学新人奖得主 张忌写作很“磨”

□记者 梅薇

本报讯 昨天下午，第二届人民文学新人奖在鄞州颁出。6位青年作家获奖，张忌是唯一一个本土作家。

领奖时，这个身型微胖的青年作家很“酷”。提起获奖感受，他一句话解决：“非常高兴、非常激动、非常感谢。”末了，还不忘再加一句：“完了。”

这是一个很真实的张忌，下了台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我是个不爱说话的人，所以尽挑简单的讲了。”

张忌目前供职于宁海新闻中心。他从2003年开始写作，至今已在《人民文学》、《钟山》、《清明》等杂志发表小说80余万字。

昨日，人民文学编辑部副主任马小淘现场宣读了获奖评语——张忌用犀利的笔法，从容的叙述，勾勒出了一幕幕俗世生活的场景，将一群普通人窘迫的生存方式、情感纠结和现实困境，做了生动的由表及里的描画。

“获奖能给我一种心理暗示，这也让我今后的创作更有信心。”一向惜字如金的张忌如此表

示。

张忌擅长写中长篇小说。他坦言，苏童、余华、北村等作家给了他很大的影响，“他们的作品让我明白写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张忌认为：“写作并不是很多人认为的这样——生活里有什么事，把它写下来就是小说。”

“其实作家的感官每时每刻都是打开着的。”他指了指脑袋，“我把看到的，听到的，甚至于闻到的，都储存在这里。然后有一天，忽然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挑动了脑袋里的所有信息，然后就形成了小说。”

张忌写作很“磨”。一部三四万字的中篇小说，他要花半年的时间，“写不到自己最满意的状态，我是不会罢休的。”对此，他也有一套朴素的理论：“一部作品，一旦以完整的面目示人，那也就意味着无法更改了。所以，在面世之前，我一定要花心思去打磨。”

目前，张忌手头正在创作两篇中篇小说。而在年底之前，他有可能会开始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这部作品已经整整酝酿了三四年。当然，张忌也只愿意透露小说的时代背景，“是关于改革开放那个时期的。”



张忌在领奖仪式上。 记者 胡龙召/摄

“好作家应该对每一个细节都负责任” 徐则臣昨与读者分享写作感悟

□记者 金晓 文/摄

昨日上午，作家、《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徐则臣做客鄞州区新华书店“周六悦读沙龙”，与读者分享写作的感悟，讲述新作的创作过程。

新作试图表现70后的精神困境

作为一名70后的作家，徐则臣被誉为“70后作家的光荣”，其作品被认为“标示出一个人在青年时代可能达到的灵魂眼界”。近日，他的新作《耶路撒冷》刚刚出版，创作这部长篇小说他花了整整6年的时间。徐则臣说，对他和小说中的人物来说，“耶路撒冷”并不是一种宗教的象征，而是一种信仰、一种精神指代。“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理想意义上的‘耶路撒冷’”。写这部小说的过程中，徐则臣送走了身边的老人，也迎来了儿子的出生。他把自己切身经历的生与死的感悟和体会都写进了《耶路撒冷》，他希望读者能从这部小说中看到，包括他在内的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所面临的精神上的困境和疑难。

“娇贵”的习惯让他写作很慢

十八九岁开始至今，徐则臣写了十多年的小说。对于自己的写作习惯，他笑着说：“毛病越来越多，比如我写作时一定要关上门，自己一个人呆在房间里”，他自称这是个“娇贵的毛病”，这种写作习惯让他的小说写得越来越慢，“大学时我一天能写一万字，现在我从早上八点写到晚上十点最多只能写两千字，有时候写五百字也需要一天的时间。”

写得如此慢，是因为徐则臣对写作的要求越来越严苛。他说，一个好作家不仅要把故事讲好，还需要在具体的字句上锤炼自己，“一个好作家应该对作品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负责任”。多年的创作中，徐则臣也会遇到各种瓶颈，在他看来破解的方法是“在真诚之外有一点游戏精神”，这样才能让自己适时地跳出困境，然后再出发。

马尔克斯是他心中的“男神”



徐则臣与读者分享写作感悟。

徐则臣从学生时代就开始读马尔克斯的作品，“当时他在我心里就是一位‘男神’”，为此他天天追着看“男神”的作品。如今，他依然将学生时代看了好几遍的马尔克斯的书珍藏着，“过去的十七八年，我搬了好几次家，但他的书我一直都带着。”

徐则臣认为，马尔克斯是中国当代作家的“教父”，他的作品让中国当代作家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一个是他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让我们的想象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另一个则是他对小说时间的独特而别致的处理，为我们提供了除了线性外另一种处理时间的方式。”他感叹称像马尔克斯这样对中国作家、拉美作家乃至全世界作家都有广泛影响的文学巨匠，“可能以后都不会再出现了”。

“阅读的意义是让生活慢下来” 文学名家昨与大学生畅谈文学

□记者 梅薇

昨日，作为第二届“人民文学新人奖”颁奖活动的一项子活动——“中国梦想·和美鄞州”阅读之旅名家文学沙龙在宁波万里学院举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江南》杂志社主编袁敏等名家与在场的大学生们畅谈文学。

网络文学“生产”速度很快

现场一位大学生这样问道：“网络文学和经典文学的差异在哪里？”

“这两者没有什么可比性吧。”《西湖》文学杂志执行主编吴玄表示，“一部经典文学可能是作者花了三年五年的时间写就的，甚至是一辈子。《红楼梦》就耗尽了曹雪芹一生心血。但有些网络文学就不同了，有一部分作品甚至错误百出，质量低劣。”

刚刚获得第二届人民文学新人奖的青年作家张忌也曾接触过一些网络写手，他表示：“很多网络写手市场敏感度很高，往往是市场需要什么，他们就写什么。而这些网络写手通常一天就能写上近万字，可以说相当高产。”

文学是安放心灵的故乡

现场有位大学生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文学在这个时代是不是被边缘化了？”

陈晓明实话实说：“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研究文学的人，觉得最犯难的一个问题。”

随后，他讲了一件事：上世纪80年代，一名女作家带男友去美术馆看画，结果，男友看到边上有人排队买两元钱一斤的带鱼，他就急着去排队，而把看画的事抛到了脑后。

“那个年代，艺术为生存让路，或许还能理解。”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富了，但这不应该成为我们无止境地追求娱乐、追求物质的理由。”

“文学是安放心灵的故乡，阅读文学更是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陈晓明说，“阅读能让我们的心静下来，让我们的生活慢下来，这对现在的人来说很重要。”

“文学让我们学会感激生活，它唤醒我们的记忆，鼓励我们前行。”陈晓明最后表示。